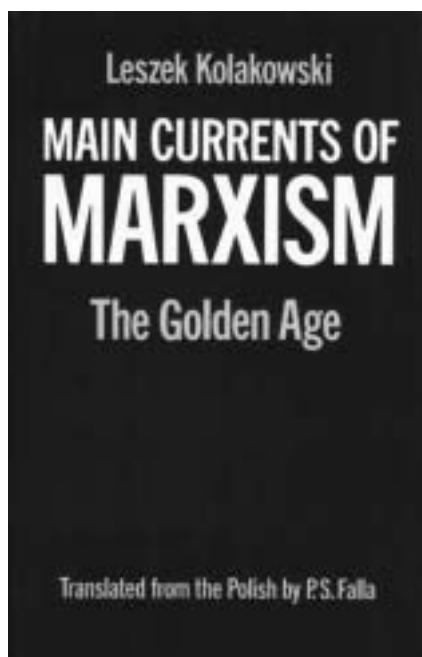


馬克思主義史研究的弄潮者

——科拉科夫斯基及其《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流派》剪影

● 唐少杰



Leszek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Its Rise, Growth, and Dissolution*, trans. P. S. Falla, 3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在國際學術界，科拉科夫斯基 (Leszek Kolakowski) 可以說是最知名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史學者之一，而本文所評論的科氏代表作《馬克思

主義的主要流派——它的產生、發展和瓦解》(*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Its Rise, Growth, and Dissolution*，以下簡稱《流派》，引用只註卷次和頁碼)，可謂馬克思主義思想史研究領域的經典之作。據悉，已有大陸學者譯出了《流派》全書，這一譯本已被列入黑龍江大學出版社的「東歐新馬克思主義譯叢」之中，可望在近年出版。

一 科拉科夫斯基其人

1927年10月23日，科氏出生於波蘭拉多姆。其父親是一位商人兼學者，在納粹德國入侵波蘭後，被蓋世太保殺害。在逃難之際，科氏經過自學，通過了波蘭戰時處在地下狀態的學歷考試。科氏於1946年加入波蘭共產黨(後稱波蘭統一工人黨)，1953年在華沙大學哲學系獲得博士學位並留校任教，1959年晉升為教授。

科氏是波蘭當時知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之一，出任過波蘭最

科拉科夫斯基是波蘭知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之一，出任過波蘭最主要的哲學雜誌《哲學研究》的主編，一度被視為1950年代波蘭哲學界的一個「紅人」、「斯大林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等。

科氏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數次重返祖國，就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變革和解體發表了大量文章，他的思想和著作對於波蘭的社會思潮以及公共知識份子運動產生了重大而持久的影響。

主要的哲學雜誌《哲學研究》的主編，一度被視為1950年代波蘭哲學界的一個「紅人」、「斯大林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等^①。然而，由於1956年2月蘇聯揭露斯大林問題的衝擊以及稍後發生的「匈牙利事件」、「波蘭事件」的影響，促使科氏轉而對斯大林主義持批判立場，並對波蘭因採取蘇聯模式而出現的社會弊端進行批評。例如，通過發表具諷刺性的〈社會主義不是甚麼〉等文章，科氏宣稱斯大林主義是一種虛假的馬克思主義信念。他開始把自己的理論旨趣確定為以「理智的馬克思主義來取代斯大林主義的那種制度化的馬克思主義」^②。

1955至1957年，科氏主編了面向波蘭青年知識份子的周刊《為了純潔》，該刊致力於批判「新階級」、黨內官僚機構及其粗暴的國家治理手段，由於影響較大，後來被迫停刊。自1956年之後，波蘭出現了「非斯大林化」過程中「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的主流思潮。這一思潮潮起潮落，持續了近三十年，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就是科氏。當時波蘭最高領導人哥穆爾卡(Władysław Gomułka)在波蘭統一工人黨八屆二中全會上就曾斥責科氏「對修正主義嚮往，贏得了資產階級報刊和托派報紙的重視」^③，科氏因而被解除了《哲學研究》主編的職務。此後，波蘭秘密警察人員對科氏的講演現場進行的監視次數愈來愈多。當時波蘭哲學界指責科氏從「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滑向了「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義」^④。



科拉科夫斯基 (Patricia Evans攝)

從1960年代起，科氏「成了波蘭的實際上也是東歐的馬克思主義修正派最著名的和最直言不諱的領袖」^⑤。直至1970年代，蘇聯及東歐國家理論界都把他當作「修正主義的代表」加以批評。1966年，科氏在一次講演中抨擊了波蘭當局，因此被開除出黨。1968年3月，科氏因斥責波蘭當局及其有關政策，被解除了華沙大學的教職，後被允許離開祖國，最後定居英國。自那時起的二十餘年間，科氏的著作被禁止在波蘭出版、發行。

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科氏數次重返祖國，就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變革和解體發表了大量文章，他的思想和著作對於波蘭整個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期的社會思潮以及公共知識份子運動產生了重大而持久的影響。例如，當代波蘭知識界代表人物米奇尼克(Adam Michnik)在1985年被囚禁時就曾說過，科氏是「當代波蘭文化最傑出的創始人之一」^⑥。科氏1995年

在牛津大學榮休，2009年7月17日病逝。波蘭國會為他的去世默哀一分鐘，他的遺體被運回祖國安葬，喪禮採用了榮譽軍人的規格。

科氏自1970年起被聘為牛津大學萬靈學院(All Souls College)高級研究員，並長期兼任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教授。此外，還擔任過牛津大學、耶魯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等教授，曾任英國皇家學院、美國人文與科學院、法蘭西文化學院、歐洲科學院等院士，他還是國際哲學學會等眾多學術團體的成員。科氏獲得過諸多國際學術獎項，其中最著名的就是2003年11月5日獲得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的首屆「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John W. Kluge Prize for Lifetime Achievement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該獎旨在獎勵在人文學科領域做出重大影響和深遠貢獻的學者，設立該獎的用意在於填補諾貝爾獎沒能涵蓋的人文學科領域的空白，對大師成就作最高榮譽之認可和表彰，故該獎又稱「人文諾貝爾獎」。

科氏的主要研究領域涉及歐洲哲學、馬克思主義、宗教、西方思想史、戲劇評論等。在過去的四十多年來，科氏一直活躍於歐美思想論壇，以波蘭文、英文、法文、德文等寫作，出版了30多部論著，發表了400餘篇論文以及眾多不同文字的譯著。科氏一生的經歷及思想的一大特徵在於他與馬克思主義的錯綜複雜、微妙曲折關係，即他本人經歷了由一名共產黨人兼馬克思主義學者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奉，到徘徊在黨的邊緣並以所謂「修正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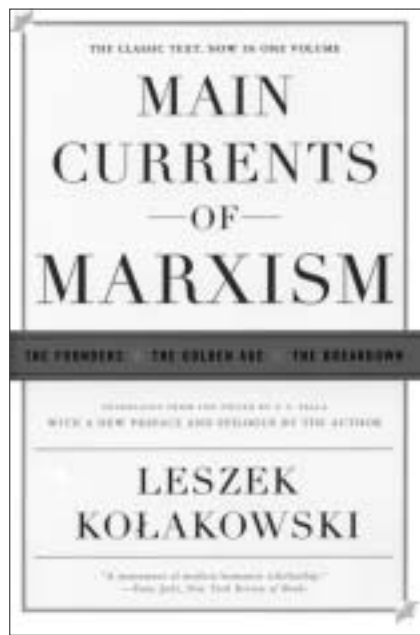
義者」(科氏本人拒絕這個官方所強加的蔑稱)的面目出現，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人道主義的「革新和改造」，再到被開除出黨、僑居異國他鄉而對馬克思主義進行批判。這不僅在二十世紀馬克思主義以及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中甚為罕見，而且深切而又凝聚地映現出半個世紀以來馬克思主義史中尤為值得反思的一些現象及其內涵。在最近二十餘年的世界知名思想家和哲學家當中，科氏的思想及演變歷程是非常獨特和有代表性的。這一點，集中地映現在他的代表作《流派》之中。

二 《流派》內容簡介

《流派》是科氏於1968年被解除華沙大學教職以後開始撰寫的。第一卷〈創立者〉(*The Founders*) 在波蘭寫成，第二卷〈興盛時期〉(*The Golden Age*) 和第三卷〈衰落〉(*The Breakdown*) 都在英國寫成。全書三卷於1976至1978年首次以波蘭文由巴黎波蘭文學研究所相繼出版^⑦；於1978年首次用英文發表，由牛津克拉倫登出版社出版，並於1981年再版^⑧；隨後，不同文字的譯本也相繼發行；英文本最新一版於2005年問世，將原來的三卷合成一冊，有科氏所寫的新版序言和跋，並對原書副標題作了修改^⑨。

《流派》全書共有47章，論及約60位馬克思主義史上的代表人物或有關人物、近20個相關的流派和團體等，內容包括從早年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形成和發展，經過第二國際、列

科氏在《流派》中根據自己特殊的經歷和體驗，對整個二十世紀東、西方學術界關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踐、歷史與現狀、傳統與轉型、問題與危機的研究，提出了許多獨特的、具啟發性的觀點。



2005年版《流派》書影

寧主義以及蘇聯馬克思主義，到二十世紀中葉西方的馬克思主義流派和「馬克思學」代表人物，再到南斯拉夫「實踐派」、東歐「修正主義」和毛澤東「農民馬克思主義」等，概述了從1840至1970年代的馬克思主義歷史。

據筆者所知，《流派》一書是迄今為止西方學術界論述馬克思主義史的一部體系最龐大、內容最豐富和個性最鮮明的著作，被視為西方學術界研究馬克思主義史的權威著作，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即使是在其出版後至今的三十餘年裏，在西方學術界、思想界所有關於馬克思主義史的著述中，洋洋灑灑逾百萬言的《流派》也可稱得上是還沒有被超越的一部名著。

在此書中，科氏不僅表現出了廣博的學識和深厚的功力，還表現出他對馬克思主義史的論題分類、年代劃分、學派核心的深刻見解。科氏根據自己特殊的經歷和體驗，對整個二十世紀東、西方學術界關

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踐、歷史與現狀、傳統與轉型、問題與危機的研究，提出了許多獨特的、具啟發性的觀點，因而，他在西方「馬克思學」乃至西方馬克思主義史研究領域中獨樹一幟，眾所矚目。例如，著名哲學家艾耶爾 (Alfred J. Ayer) 在著述《二十世紀哲學》(*Philoso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一書時，對於二十世紀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流派及其代表，輟筆略過，因為他坦言自己「不可能再改進L·科拉科夫斯基在《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流派》第三卷中所作的論述了」^⑩。此外，西方有關人士把《流派》稱為「二十世紀政治理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⑪。

限於篇幅，以下主要評述《流派》對馬克思主義的闡釋四個較為突出而有影響的方面^⑫。

三 《流派》對馬克思主義的闡釋及其影響

(一) 馬克思理論的基本原則

科氏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就是人道主義和異化理論，它貫穿馬克思從《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e 1844*) 到《資本論》(*Kapital*) 的全部著作中。科氏把馬克思理論的基本內容歸結為如下十點：

(1) 馬克思的理論出發點是來自黑格爾 (Georg W. F. Hegel) 的末世學問題 (eschatological question)：人如何既能與自己又與世界相一致？馬克思把人的「現世的實在」而

科氏認為馬克思所講的「異化」，主要是異化勞動，具有不可避免的歷史特性。馬克思不僅把異化視為某種具破壞性的、非人的東西，而且也把它看作未來人類全面發展的某種條件。

不是黑格爾的「精神」置於自己的世界觀的中心，來展開自己的思想。

(2) 馬克思期望人最終達到與世界、與自身和與他人的和諧一致，而達到這一點就要認識並克服人的現世命運中的異化及其根源。

(3) 科氏認為馬克思所講的「異化」，主要是指異化勞動，具有不可避免的歷史特性。馬克思不僅把異化視為某種具破壞性的、非人的東西，而且也把它看作未來人類全面發展的某種條件。

(4) 異化意味着人受到自己製造出來但卻在外觀上獨立的物的壓抑。異化導致私有財產和政治制度的產生，帶來了個人之間的相互孤立，並且使國家之間創造了虛假的共同體。

(5) 克服異化不是通過思想，而是要消除其根源。人作為實踐存在物，其思想受制於實踐的需要。因此，規定人們頭腦中的世界形象，不是來自對象的內在性質，而是人們面臨的實踐任務。

(6) 「超越異化」是「共產主義」的別名，而共產主義是對人的生存的總體改造，是人的「類本質」的復歸。共產主義意味着結束把生活領域劃分為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市民社會與國家，消除對政治制度、政治權威和政府、私有財產及其根源分工的需要，廢止階級制度和剝削，治癒人的本質的分裂以及個人的畸形的、片面的發展，消滅異化力量，從而使人的生活本質與存在和諧一致，擯棄已有的虛假獨立的社會意識。共產主義把哲學變為現實，並以此消除哲學。

(7) 共產主義是人的全面發展和人的自由的實現。在共產主義

下，人不再受偶然性擺布，人成為其命運的主宰，成為其自身命運的自覺的塑造者。

(8) 共產主義不是與現實世界相對立的某種空想，不是歷史上任何時間都可發明出來並付諸實踐的某種理論。共產主義本身就是當代歷史的趨勢，因為現今時代體現着最大程度的非人化，正在產生出走向共產主義的前提，而人類需要以無產階級為代表來消滅非人化及異化。

(9) 無產階級將實現共產主義，它的自覺性不是被動地意識到歷史所賦予它的作用，而是自由的自覺性，是革命首創性的源泉。由於歷史的必然性實際上採取了無產階級自覺性的自由首創形態，無產階級就處於把歷史的必然與自由融為一體的地位。

(10) 共產主義是對人類所有生活領域和所有意識的最終改造。共產主義是以先進的技術發展和世界市場為前提，它將帶來更大的技術發展，這一發展不是像過去那樣轉過來反對其創造者，而是有助於人們充分完成其作為人的自我實現(卷一，頁177-81)。

由上所述，科氏是以哲學人本主義來概括馬克思的基本理論，因而，馬克思主義就成為關於人對異化的克服和超越、人的解放、人的自我認識和自我實現、人的自由等的理論。一句話，馬克思主義就是關於人的哲學。正如科氏後來追述的：「馬克思主義以其純人本主義(即從人的角度出發來看待宇宙萬物)的哲學吸引了許多人」，「因為它好像提供了一種理性的、而不是感性的歷史遠見。用那種觀點看問

科氏以哲學人本主義來概括馬克思的基本理論，因而，馬克思主義就成為關於人對異化的克服和超越、人的解放、人的自我認識和自我實現、人的自由等的理論。一句話，馬克思主義就是關於人的哲學。

科氏認為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都已過時，因為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經濟的分析和批判只是依據1850年代的資料和數據，顯然不適用於自那個時代之後的資本主義經濟鉅變。

題，一切都一目了然，一切都變得可以理解（顯然是表面上的），不僅可以認識過去，而且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將來」^⑥。所以，人的問題是馬克思理論的核心，人本主義成為馬克思主義的主臬。

（二）馬克思主義的主旨

科氏認為，在馬克思的學說裏存在某種程度的緊張關係（tension，又可譯「張力」），這種緊張既表現在有着不同傾向的思想主旨之間，也表現在由馬克思綜合成一體的諸多思想資源之間。依照科氏的分析，馬克思主義具有如下三個主旨：

（1）浪漫主義主旨。在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批判的主要方法上，馬克思繼承了浪漫主義運動的思想。浪漫派「哀嘆」工業文明造成了人類舊有的傳統共同體的消失和個性的喪失，抨擊這種文明使人異化為無個性的、無名狀的「物」，主張回歸到個人與共同體之間、個人與個人之間沒有諸如國家制度、貨幣等力量乃至一切中間東西介入的完全和諧的狀態。在這樣一種每個人自由而無拘無束地與整體一致的社會裏，強迫和控制既沒有必要，以犧牲一部分人的自由來換取另一部分人的發展也不可能發生。馬克思吸納了浪漫主義的某些思想，並且在對共產主義的勾畫中也保留了浪漫主義的烏托邦色彩。馬克思與浪漫主義者的不同之處在於：他不是通過懷舊復古從而破壞工業技術的發展，而是肯定這種發展並通過其辯證的過程來促使工業技術成為實現未來理想的基礎。

（2）浮士德—普羅米修斯主旨，也可稱之為「英雄主義—救世主義主旨」。這種主旨就是堅信人們作為自我創造者所具有的無限力量，鄙視傳統，鄙視崇拜過去，堅信歷史是人類通過勞動完成的自我實現，並且確信明天的人類是從「未來」中得出自己的「詩情畫意」。這一主旨不是以個人為中心的，它以集體的普羅米修斯（即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來結束過去、創造現實和開闢未來，亦即拯救人類、拯救世界。這種主旨所凸現的「拯救」是人對自己的拯救，而不是上帝的或大自然的拯救。人的自由就是人的創造性，而集體的普羅米修斯原則上能夠實現對人們所生活的世界的絕對把握。

（3）啟蒙時代理性主義和決定論的主旨。馬克思談論的社會規律是以解釋迄今為止的歷史（即人類「史前史」）為根據的，儘管這些社會「規律」不依賴於人的認識而強加於人，使人們對自己的創造無法控制，甚至是自我異化的支配方式。只有無產階級的革命實踐不僅認識了這些規律，而且也在實踐中把握了它們。從這時起，必然性才有可能向自由轉化。馬克思為探討社會規律而使用的諸多概念是非評價性的概念（卷一，頁408-16）。

科氏關於馬克思主義主旨的論點擴大了傳統意義上理解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來源。他強調，旨在批判過去的第一個主旨主要來自聖西門（Henri de Saint-Simon）、赫斯（Moses Hess）和黑格爾；旨在勾畫未來的第二個主旨來自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黑格爾和青

年黑格爾派關於實踐與自我意識的哲學；旨在結束過去的第三個主旨來自李嘉圖 (David Ricardo)、孔德 (Auguste Comte) 和黑格爾，而這三個主旨都受到黑格爾的影響。儘管馬克思本人在1860年代比1840年代更注重第三個主旨，但前兩個主旨還是持續不斷地影響到馬克思著述的方向、應用的概念、提出的問題和所作的回答。

科氏關於馬克思主義主旨的觀點也改換了自恩格斯以來關於馬克思主義由三個部分組成的「正統」觀點。在科氏看來，把馬克思主義劃分成由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三個部分，這是恩格斯等人深受實證主義的影響，用科學主義凌駕於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從而把馬克思主義加以實用主義化的做法。這完全背離了馬克思的初衷。科氏反覆強調，馬克思的思想與恩格斯對它的闡述，乃至列寧對它的應用之間存在着難以調和的對立。至少，恩格斯以來的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是大相逕庭的。

科氏認為，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都已過時，因為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經濟的分析和批判只是依據1850年代的資料和數據，顯然不適用於自那個時代之後的資本主義經濟鉅變。而科學社會主義已被後來的實踐改換成弊端叢生的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在馬克思主義中除去過時的內容，似乎只剩下了哲學。在科氏那裏，「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往往是等同的、混用的。科氏以他自己的角度所展示的這種哲學，不僅僅是與思想上諸多人文流派有密

切的關係，即它是歷史上某種人文傳統的延續，具體言之，則是浪漫主義、浮士德—普羅米修斯思想，以及理性主義及決定論思想的延續；而且最主要的在於，科氏以這三個主旨凸現出馬克思主義的烏托邦的性質、救世論的傳統和政治意識形態的取向。

(三) 關於馬克思主義者的標準

在科氏看來，馬克思主義者的標準是到了第二國際時代 (1889-1914) 與形形色色的空想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和基督教徒明確區別開來之後，才確定下來。若要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必須接受下列馬克思主義的九個原理：

(1) 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趨勢已演化為走向社會主義的歷史過程的自然趨勢。

(2) 社會主義意味着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並因此消滅剝削和不勞而獲，以及因財富分配不公而帶來的種種特權和不平等，消除種族、國家、性別和宗教等方面的歧視，取消常規軍。人們享有充分的平等、民主和自由。

(3) 社會主義代表的是所有人的利益，但為社會主義而奮鬥的中堅只能是工人階級。

(4) 無產階級要實現社會主義就必須進行經濟的和政治的鬥爭，必須自己組織起獨立的政黨。

(5) 通過漸進的改革是不可能從根本上變革資本主義的，然而無產階級可以利用各種改良來提高自己的戰鬥力。

在科氏看來，馬克思主義者的標準是到了第二國際時代 (1889-1914) 與形形色色的空想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和基督教徒明確區別開來之後，才確定下來。

歷史唯物主義學說對於人們的知識儲備和豐富人們對歷史的理解是很有價值的。但這並不意味着必須同樣承認作為信仰的馬克思主義，因為馬克思主義一旦成為信仰則是不可修正的。

(6) 最終推翻資本主義的革命是基於資本主義經濟條件和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的成熟。革命不是少數密謀者的軍事政變，而是絕大多數勞苦群眾的事業。

(7) 無產階級的利益在世界範圍內是一致的，社會主義革命將成為一項國際性的、至少是發達工業社會的鬥爭。

(8) 在人類歷史上，技術的進步是導致階級結構變化的決定性因素，而這種變化又決定了政治制度和佔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的基本特徵。

(9) 社會主義不僅是一種政治綱領，而且是一種基於對現實進行質疑的、強調科學分析的世界觀（卷一，頁4-6）。

顯然，科氏把第二國際時代形成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標準當成經典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標準。上述九點，正如科氏在此書稍後的論述中所涉及到的，關係到第二國際時代之後馬克思主義者標準的三個方面：

第一，馬克思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的關係。儘管社會主義是一個比馬克思主義更為寬泛、悠久的範疇，但是，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使社會主義成為真正的世界歷史的課題和事業。

第二，經典的馬克思主義者與蘇聯模式的馬克思主義者的關係。對於後者，科氏大加抨擊，因為後者的標準與以往經典標準的最大不同，就是把國家意識形態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唯一的或首要的標準。

第三，馬克思主義者整體內部的分化。第二國際的分化和破產，

使經典的馬克思主義者標準出現裂變。僅過數年，「十月革命」的勝利給馬克思主義者的標準帶來了轉機。到了二十世紀下半葉，馬克思主義流派及理論的豐富多彩已經使得馬克思主義者標準的多樣性或多元性成為一個不爭的歷史事實。

(四) 關於馬克思主義的結論

科氏在《流派》的跋中寫道：「馬克思主義是我們這個世紀最大的幻想 (the greatest fantasy)。它是一個展現出人的一切渴望都得以滿足、一切價值都達到和諧的完美統一的社會前景的夢想。」(卷三，頁523) 這一說法並不意味着馬克思主義只是幻想，我們必須區分作為對過去歷史的解釋的馬克思主義與作為政治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學說對於人們的知識儲備和豐富人們對歷史的理解是很有價值的。但是，這並不意味着必須同樣承認作為信仰的馬克思主義，因為馬克思主義一旦成為信仰則是不可修正的，即它相信只有當過去的歷史按照未來的歷史來解釋，歷史的過程才是可以理解的。這就是說，那些業已存在的東西只有當它們具有對那些還沒有產生的東西的預知時，才是可以理解的和有價值的。如果沒有對未來的「科學認識」，馬克思主義也就不成其為馬克思主義。在此意義上，馬克思主義具有宗教的功能和特徵(卷三，頁526)。

科氏斷言，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解釋』體系，它已經死亡，而且它也沒有提供可有效地解釋當代

生活、預見未來和促成烏托邦構想的『方法』。他認為，「今天，馬克思主義既不能認識世界也沒有改造世界，它僅僅是用於把廣為不同的利益編織起來的一堆口號，而這些利益的大部分也遠遠不是馬克思主義在最初時所認定的那樣。」(卷三，頁529、530) 科氏的這種結論是把馬克思主義歸結為烏托邦一類的學說，歸結為在人類早期思想史上，尤其是基督教史上曾經盛行的救世論 (soteriology) 和末世論 (eschatology) 之類的東西，這種看法在《流派》中是一以貫之的，是顯現於全書始終的基調。

四 結語

今天，僅僅以反馬克思主義來定性《流派》一書則過於簡單了，而對《流派》提出的問題和所帶來的影響置之不理也不可取。實際上，《流派》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馬克思主義歷史的特定命運，成為交織着其發展的成功與失敗的特定體現。研讀《流派》一書，就應該正視《流派》對於馬克思主義及其歷史所作出的詰問、批判、責難和否定，重視它給一切馬克思主義者提出的強有力的挑戰，回答它給所有關注馬克思主義或者與馬克思主義有着某種命運聯繫的人們提出的深切而又多重的問題。這些的確都有待於我們做出進一步的探討或嘗試。簡言之：馬克思主義者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釋馬克思主義，而問題在於改造馬克思主義！

註釋

- ①③⑤ 參見易克信、吳仕康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第八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頁677；677；678。
- ② 黃繼鋒：《東歐新馬克思主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頁49-50。
- ④ 參見梅斯里夫欽科 (A. G. Myslivchenko) 主編，中共中央編譯局研究室譯：《當代國外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上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6)，頁148、156、172。
- ⑥ 參見米奇尼克 (Adam Michnik) 著，崔衛平等譯：《通往公民社會》(自印本，2004)，頁156-89、244。
- ⑦ Leszek Kolakowski, *Główne nurty marksizmu*, 3 vols. (Paris: Instytut Literacki, 1976-1978).
- ⑧ 除本文使用的1978年牛津克拉倫登出版社版本外，還可參見 Leszek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Its Origins, Growth, and Dissolution*, trans. P. S. Falla, 3 vo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 ⑨ Leszek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The Founders, the Golden Age, the Breakdown*, trans. P. S. Falla (New York; London: W. W. Norton and Company, 2005).
- ⑩ 艾耶爾 (Alfred J. Ayer) 著，李步樓等譯：《二十世紀哲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頁2。
- ⑪ 參見http://en.wikipedia.org/wiki/Leszek_Kolakowski。
- ⑫ 《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流派》的內容簡介還可參見陳學明、張志孚主編：《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名著提要》，上卷(重慶：重慶出版社，1996)，頁111-34。
- ⑬ 引自舒爾茨 (Tad Szulc) 著，中國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譯：《昨與今——戰後世界的變遷》(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頁117。